

中華文史論叢增刊

忘山廬日記

中華文史論叢增刊

# 忘山廬日記

(上)

孫寶瑄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中華文史論叢增刊

# 忘山廬日記

(下)

孫寶瑄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《中华文史论丛》增刊

忘山庐日记

(上)

孙宝瑄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句容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5.625 字数 552,000

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3,000

统一书号：17186·33 定价(七)：2.45元

《中华文史论丛》增刊

忘山庐日记

(下)

孙宝瑄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8.875 字数 403,000

1983 年 9 月第 1 版 198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8,200

统一书号: 17186·35 定价(七): 1.80 元

## 前 言

《忘山庐日记》，孙宝瑄撰。宝瑄，一名渐，字仲珩（一作愚或瑜），浙江钱塘人。生于清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，卒于民国十三年（1924），终年五十岁。他的父亲诒经，是光绪朝户部左侍郎，兄宝琦，曾任清廷驻法、德公使暨顺天府尹等官，入民国后一度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。其妻父李瀚章，即李鸿章之兄，任清两广总督。宝瑄以荫生得分部主事，继得保补员外郎，历工部、邮传部及大理院等职。民国初，任宁波海关监督。其日记初名“梧竹山房日记”，后改名“忘山庐日记”，取释家“见道忘山”之义。日记始于癸巳年（光绪十九年，1893），每年一册，未尝间断。今仅存癸巳、甲午合一册，丁酉、戊戌、辛丑、壬寅、癸卯、丙午、丁未、戊申各一册。其余各册皆毁于兵燹。

孙宝瑄生于清末官宦世家，虽功名不显，而以父兄馀荫，席履丰厚，笃志向学，所交皆一时豪俊，并好读书，凡经史子集，旁及释道家言，无所不窥。他生活在封建制度面临最后崩溃、西方资产阶级新思想、新事物如春潮涌入中国阶段，促使他多方搜求阅读西方及日本新学之书，举凡政治、历史、哲学、宗教、科学，无不涉猎，尤注重政治和哲学，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。他在日记中，多次论述封建专制之害，主张开民智，兴民学，扶民权，其具体设想即是设报馆、立学校、开议院。因此他对维新变法运动持同情赞助态度。梁启超办《时务报》，他

是主要撰稿人之一。谭嗣同等六君子罹难，他作诗哭悼，寄沉痛佩爱之情。这些都反映了他接近或属于当时那些忧心国事、企图向西方寻求真理，改变祖国贫弱现状的先进人士之列。其所交游，如章炳麟、梁启超、谭嗣同、汪康年、夏曾佑、严复、张元济等，还有如英国李提摩太和日本、法国等外籍人士，或讨论时事，或切磋学问，于日记中皆有较详尽的记载。作者对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，如中日甲午战争、马关条约、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、戊戌变法、辛丑和约、日俄战争等，此外还有不少社会新闻、地方风情等，均就其目见耳闻，记录于日记之中。所有这些，皆可为治近代史者提供第一手的资料。但作者不过是清末维新派一流人物，其思想、立场只能局限此一范围之内；且因置身上层官僚社会，生活安裕，未为政治旋涡所卷入，故其立身、行事、言论（如对李鸿章、袁世凯之曲为辩护），较之维新派的康、梁，尚有不及。而迷信释道轮回、神仙不死之说，更显得落后可笑。这些在他的日记中也都随处可见。当然，这也反映了当时上层知识分子的落后保守思想的一面。

现据上海图书馆藏原合众图书馆过录本标点，分上下二册出版，书末并附有人名索引，以资检查。过录本前有叶景葵先生序言，对孙氏思想及日记内容有所介绍，现亦附载。日记年月日体例，常不一致；友朋字号，亦间有异写。现为保存原貌，均仍其旧。而引书多用节录，时有疏谬，标点时虽尽可能查对原书，多所改正，但限于见闻，恐遗漏不免，又标点不当之处，均盼读者不吝指正。

任 霖

1982年3月26日

## 序

孙宝瑄，字仲筠，钱唐孙子授侍郎谕经之次子，慕韩总理宝琦之胞弟，李筱荃制军瀚章之女夫，以荫生得分部主事。生于同治甲戌，与余同岁。甲午平壤丧师，上书主和，谓晚明耻与本朝言和，以致亡国。为主战派所诃。奉母出都，寓沪八年，回都签分工部行走。长沙张文达公赏之，派编书局。文达长邮传，调充庶务司主稿。后与陈雨苍尚书不合，拂衣去。又入大理院。民国初，简宁波海关监督，歿于任，年五十有□。君幼而好学敬兄，家事皆慕韩料理，多楹书供其浏览。同时师友皆绩学劭闻之士，故所得宏富。癸巳以前，好读宋儒书，研义理之学。以后泛览史鉴，于历代兴亡得失，及典章制度之沿革变迁，究其大凡。又喜诵汉魏六朝之文赋。居沪后，获交章太炎、贵翰香、严几道、谭壮飞、梁任公、夏穗卿、蒋观云、汪穰卿、欧阳石芝、邵二我诸君，遍涉诸子百家，旁及释道家言。又习日文，凡新译东邦书，无不读，尤注重政治、哲学。于清代大儒，服膺梨洲与习斋，故留心时事，嫉朝政之不纲，主张民权，进为君主立宪。佩太炎之文学，而反对其逐满论，但未尝不主革命。尝读《明史》，谓如王振、汪直、刘瑾、严嵩、魏忠贤之跋扈，当时拥强兵如孙承宗者，倘兴晋阳之甲入清君侧，即并闾君黜之，亦无愧于名教，病在胶执程朱之说，拘守名分太过云云，可知其思想进步之一斑矣。君于癸巳年始为日记，每年一册，未



曾间断。今仅存癸巳、甲午合一册，丁酉一册，戊戌一册，辛丑、壬寅、癸卯各一册，丙午、丁未、戊申各一册，共九册。计戊申以前尚缺六册，己酉以至歿世，当尚有十餘册，均于杭州兵燹中失去。君极佩李文忠甲午之战主和，而反对与俄订密约。庚子以后，深知文忠之联俄，有救国之苦心。又佩项城之雄才，谓其赞助立宪，有功于国家。惟现存日记中断于项城罢斥之年，不知辛、壬以后其论如何。君之论学、论政、论人、论事，皆平心静气，不执成见，不尚空谈。如苏、浙各省拒款筑路一事，此倡彼和，狙于路亡国亡之说，君独引各国已事为鉴，谓借款筑路，并非失策，可谓朝阳鸣凤。日记中于友朋酬酢、家庭琐屑，以及诙谐狎邪诸事，无不据实直书，绝无隐饰，盖君固以毋自欺为宗旨者也。君之姊，为余叔岳夏厚庵先生敦复之继室，故余以姻叔称之。每入都，必往来谈宴，至为莫逆。辛亥以后，会面甚稀，今得于断缣零璧中温其绪论，斯诚光绪以来读书明理之君子矣。辛巳十一月尽，叶景葵识。

## 目 次

前言.....	任 琮( 1 )
序.....	叶景葵( 1 )

癸巳	(光绪十九年 公元一八九三年) ...	( 1 )
甲午	(光绪二十年 公元一八九四年) ...	( 21 )
丁酉	(光绪二十三年 公元一八九七年) ...	( 68 )
戊戌	(光绪二十四年 公元一八九八年) ...	(163)
辛丑	(光绪二十七年 公元一九〇一年) ...	(300)
壬寅	(光绪二十八年 公元一九〇二年) ...	(467)
癸卯	(光绪二十九年 公元一九〇三年) ...	(631)

## 目 次

- 丙午 (光绪三十二年 公元一九〇六年)…( 813 )  
丁未 (光绪三十三年 公元一九〇七年)…( 979 )  
戊申 (光绪三十四年 公元一九〇八年)…(1136)

# 梧竹山房日记

癸巳（光绪十九年 公元一八九三年）

## 十一月

初二日，晨，阴。日中，晴。昼晷短极，倏忽已昏暮。晏起，读《左传》。晡，阅《明纪》。夕，读谢希逸《月赋》，观郭景纯《游仙诗》、左太冲《招隐诗》及谢康乐诸纪游诗。

初三日，晨，微阴。俄晴。余具衣冠往谒房师戴少怀，师为今科荐卷受知者，既见归，吴修兄、徐博泉适来寓未去。温《左传》。晡，阅《明纪》，兼阅《明史》徐达、李文忠、胡美、茹太素等传。夕，读《月赋》成诵，阅颜延年《应诏观北湖田收》诗，至刘公幹《赠从弟》诗。是晚，风甚。

初四日，晴。起闻仆人言，市将刑人。其一男子惑妇言忤母，母服毒死，斩决。其一妇人与叔通，杀其夫，凌迟。余闻而惨然。俄陆冕济过，坐未久去。读《左传》，至崔杼子之死，不禁捧腹。日中，阴。晡，日光微透，复晦。观《明纪》，兼阅《明史》李善长、陆仲亨、费聚等传。夕，读孔德璋《北山移文》，词旨清朗，文采明丽。观陈思王《赠徐幹》等诗及茂先、士衡、彦升赠答诸诗。风大甚，夜深，寒气凛冽。

初五日，晴，风犹未息。读《左传》。晡，阅《明纪》，兼览沐英、蓝玉、傅友德等传，风始稍静。夕，仍读《北山移文》，观谢康

乐《登江中孤屿》等诗数十首。

余谓太祖之薄待功臣，殆过于汉高。沛公虽猜刻，然蒯瞶信、布，罪止三族。若太祖芟夷勋旧，株连累万人，何其残与！郭德成尝醉伏上前，帽脱发种种。上曰：醉风汉发如此，非酒过耶？对曰：臣犹厌之，尽剃乃快！太祖默然，盖隐刺其心矣。

初六日，晴。余兄弟晨诣长椿寺作佛事永日，盖先子忌日也。岁月不居，忽已三年。追忆庚寅岁之今日，作何如情状，不胜悲感！是日宾友杂至，有拜已即去者，有坐良久始去者，有饭后去者，有逮暮始去者，甚觉喧阗。夜尚有焰口，余俟三鼓乃归。是日诣寺中，未携书去，闷甚。因检老僧榻畔，有书数卷，曰《禅林宝训》，览之甚有意趣。其与儒门相通者甚多。有云巧梓顺轮橈之用，枉直无废材；良御适险易之宜，驽骥无失性。又云桂植中途，必无经时之翠；兰生幽谷，终保弥年之丹。盖其篇中俱为住持丛林者戒，故治己治人之道皆备，几不亚于圣人之教。

初七日，晴。晏起录日记，读《左传》数叶，已日中。饭后阅《明纪》第六卷毕。太祖已崩，惠帝嗣祚，燕王桀骜不可制，而建文长者，懦弱无断，为之掩卷太息。兼阅王弼、冯胜等传，又观《太祖本纪》。夕，月明如昼，风大作。读《北山移文》成诵，观陈思王《美女篇》暨《白马篇》，又陆、谢乐府及繆、陶诸人挽歌，又观王贻上诗。

初八日，晴，微风。晏起录日记。俄顷介轩过，坐良久去，已日中。饭后诣厂肆，欲购《四库未收书目》，不获。归阅《明纪》第七卷毕，睹燕王杀戮之惨，不胜发指。夕，读《离骚经》，及仲宣、公幹诸人《杂诗》。二鼓寝，月犹未落。

初九日，晴。晓起，约冕侪具衣冠偕赴市观秋决。值囚车方出，犯者约十余人，众蜂拥至，入其南，有囚棚止焉。其东北复有棚南向，状如屋脊，监刑者所居也。旁有小棚，祀刑具，俗呼曰神器。自明至今数百年，杀人无算，血迹斑然，似钝甚，而用之若新发于硎，亦奇物也。是时，刑部各官并至，执事人布满衢路，执载数十人皆立而待，云候旨。盖凡部臣具狱上，其生与死犹候上意，故必俟旨降乃决。须臾，群呼曰：至矣。则见警蹕者前趋，有监刑牌、清道牌数对，中一美少年，不知为何许人，朝服轻骑，端奉黄篋，徐徐行。继一老者，服乘如前，从之。其后有朱轮二，皆刑部长官。既至棚，咸降车入，南向坐，余执事官旁立，冠裳齐整，书吏唱名，众拥罪人出前跪，报名讫，牵而东，众皆随之。俄顷欢呼而西，一人持首级，血淋漓趋而前，报首级到。于是吏复唱名如前，如是者凡四而毕。然其后三人皆绞，唯前一人独斩，盖其犯较重也。余得生还者六人。时众皆散，余及冕侪亦归，入中厨，窥水瓮中影，云袂除不祥。

午后，偕仲骥驾小车，出广安门，游天宁寺。寺有古塔，高矗云端，犹隋时所造。塔之北有铜佛，亦二丈馀。应试举子率以青铁掷其手，以卜中否，习以为常。塔之西为寺正院，堂宇深邃，庭植白皮松数本，苍郁可爱。迤而北，曲折行入一曲院，登高台，有小阁数椽，闲静无尘浊气，启窗可以远眺。余挟诗一卷，高吟其中，乐甚。其西有小山，寒林古木，缭绕其次，春夏间必有可观者。自西阶下，一鹿居短篱中。忆秋月间曾偕履平、地山游此，纳杂花败草饲之，今皆枯尽，鹿不得食矣，遂出。其东南有别院，静阒无人，廊宇朴雅，几榻皆精洁，小坐片时，不啻仙境。其西南有小堂，东向。堂后有短垣，启牖望之，

则天低野旷，西山历历在目。又有远树含烟，茆屋数家，疏密可绘。近则田畴十亩，而隆冬更无青草，洗然平净，亦有别趣。须臾，暝烟四起，余偕仲基遂相与归。是夕，月倍明。读《离骚经》及陶彭泽《杂诗》、谢康乐《望所迟客》诗。

初十日，晴。晏起，录昨日记。仲基来，书舍中小坐。余与观客岁在杭以及过苏抵沪诸日记中叙西湖之胜，及留园、颐园、愚园等游行之乐，其景物如在目前，偶一翻阅，可以排闷。须臾已日中，余甥水孟庚来视余，余与午饭。晡，览《明纪》及《纪事本末》。会大哥自东城归，曾至汪柳翁，为余谋万寿庆典差。逮暮，孟庚始去。晚，读《离骚经》及《九歌》之《东皇太一》章，又读司马长卿《难蜀父老》，雄直之气，瑰丽之辞，卓绝千古。又观谢玄晖《和王著作八公山》、陆士衡诸《拟古诗》。是夜，寒甚，月色朦胧。

十一日，晨，晴。止潜过，坐须臾即去。云与子颀出沙门视粥厂。余苦读性钝，旧书重理，皆艰涩不能成诵，故于前年曾拣择经书中精粹之语、温丽之词，随手摘录，顾无恒性，或断或续，至今日始成一帙，盖五经皆备焉。因题曰《经籍膏腴》。晡，览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开国规模篇。下晡，阴霾四合，若欲雪然。夕，月稍露，甚暗。仍读《难蜀父老》，又诵江文通《杂体诗》及王贻上古体诗。

十二日，晴。晓起，观贻上诗。诣余师漱兰先生，不遇。乃入城，至李新吾处探其夫人病，坐良久，归已日昃。会陆勉侷来，邀仲基及余东至大栅栏观剧。既至，以斋戒日罢弦吹，怅然欲返，遂南至仁钱馆访夏粹卿。粹卿适观洪北江《伊犁日记》，又以钱谦益《列朝诗选》示余，云已散失，今搜辑尚未全也。须臾，余欲还，渠亦至官菜园看屋，遂俱与西。余先归，顷之，

粹卿亦至，坐谈诗，良久去。览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削夺诸藩篇。是夕月明虚幌，玉宇空净如洗。读屈子《九歌》、《九章》，及宋玉《九辨》、《招魂》，刘安《招隐》，又观江文通《杂体诗》、王贻上诗。

十三日，晴。天子于巳正诣天坛，宿斋宫，以翼日冬至，将有事于圜丘也。余晨偕仲基及大哥，诣正阳门前义和公绸缎铺，自牖窃观，始则车尘飒沓，人声沸天，数有赤衣乘马者欢呼腾跃而过，云皆天子舆人，沿途换班者。顷之，翎顶补服乘马过者，不计其数。既而戒道者至，声渐阒寂，各扃闭尽阖，路畔惟见戎衣佩刀者旁立无算。又顷之，遥见一曲柄黄盖迤邐来，其后有负长刃者、佩弓矢者数十人，咸侍卫乘马左右，整肃徐徐行。俄乘舆至，舁者三十二人，后从骑无数数百匹，冠服不一。又豹尾枪、大纛旗，皆天子卤簿也。既过，市中人蜂拥而出，喧阗如故。余与仲骥、大哥等遂相与归。

饭后，整治书帙碑版，移徙厨几毕，日已薄暮，微阴。夕，月复明而晕，惧有风。阅《明史纪事本末》。燕王即位，建文逊国，壬午殉难诸臣方孝孺、铁铉、景清等死事最惨烈。读王贻上诗，至《蠡勺亭观海》。早眠，以夜将至天坛观典礼也。

十四日，夜分起，月亭亭清光可爱。具衣冠，乘车偕介轩、仲基、通堂暨大哥，由珠市口出诣天坛，约二里许。路砥平，灯火历乱，唯闻车声、马蹄声，杂遝不绝。须臾至，入其西外扉，一望寥阔，林木参疏，人影在地，有青布幕无算，皆各署长官止息之所，鞍马布满。遂入其内门，迤而南不数武，有回廊赤壁，云即斋宫墙。循墙曲折行，过一石桥，复南行数十武，始抵坛门。既入，皆长松翠柏，夭乔盘擎，微风动，清香芬郁。又曲折数四，有双石扉相向屹立，其南即圜丘，北黄穹宇也。遂入其



南，出坛后，遥见长木三，悬灯火摇映。仰视坛凡三成：中祀大明夜明星辰风雷云雨；最上则皇天上帝；旁祀列圣配位。皆布幄，灯烛青荧，遂登而遍观其祭品，乃下。是时，孤月斜转，众星寥落，四顾清旷。良久，冠裳云至，乐器罗布，执事者皆集，介轩以讲官应陪祀，遂前立。余数人退避西偏，遥而望之。俄见灯火前导，迤邐入。又久之，鼓钟皆鸣，乐作燔燎，光喷起不绝。礼郎读祝声远闻，然皆满洲语，呕哑不可辨。时月微晦，北风惨栗。顷之，四围燎光皆起烛天，俄见介轩暨诸陪祀官皆散，余数人亦从之，复循故道曲折行，良久始得出，各登车归。东方未白，仍伏枕眠。

日高始起，风犹不息。观《南》、《北史》。午后观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及《明纪》。永乐二年三月，选二三甲进士文学优等杨相等五十余人，及善书汤流等十余人，为翰林院庶吉士。今则殿廷考试专取善书，而文学优等与否，不复问矣。是夕，月复明。读枚子《七发》，又观汉武诸诏，潘勖《册九锡文》、任彦升《宣德皇后令》及王贻上诗。

十五日，沈阴黯黯，有雪意。阅《南》、《北史》。晡，览《明纪》。成祖遣中官将兵四出。初，建文帝御左右严，成祖北来，中官窃出，漏京师消息，成祖以为忠于己，即位后，遂委以事权。嗟乎，成祖以一时浅识褊见，遂启一代祸乱之阶，抑何其不仁也！夕，月复明。读枚子《七发》，观傅亮《修张良庙教》及王融等诸《策秀才文》。

十六日，晨，日光微暗，天色黄，大风寒。览《南》、《北史》。日中，开朗。闻余兄暨仲基均在广和居酌饮，余亦踵往，则何庭蕃、夏粹卿、方啸霞、樊、濮两公皆在，乃大醺，啖毕遂归。阅《明纪》成祖杀陈瑛、纪纲二人事，为之快甚。夕，月出稍迟。读